

# 十二个太阳

□ 范海钟

我搜集《跳蹬河村志》史料时，创出了本家老童生范鹏程“十二个太阳”的故事，味道有点长，余以记之。

范鹏程是我们跳蹬河村以前的乾元宫河坎沟人。他饱读诗书，不说学富五车，但诗词歌赋张口就来，阴阳八卦门门都会，打官司“和人命”也能在行，是方圆百里的名人，人称“老童生”“穷秀才”，有的也叫他“烂秀才”。

范鹏程的高祖范纪纯，曾是海南府郡，虎头碑主。后来尽管家道中落，但受“门第高需为善，儿孙要好必读书”传统思想影响，范鹏程自幼好学，初小在自家屋里读家塾，高小在乡里的凤池书院就读。书院以科举为办学宗旨，无奈范鹏程久考不中，成了老童生。

1905年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老童生受阆中当县的举人王净生的邀请，到家乡长坪山私塾任教。这是范鹏程的老师把他介绍给了王举人的。举人看了看来人士布长衫之上那张桀骜不驯的脸，略有迟疑。谁知16岁的范鹏程见状，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把长衫一甩，转身就走，没有一点要低头求人的意思。但就是范鹏程毫不迟疑的这一转身动作，让同是读书人的王净生看到了一个读书人的傲气与风骨。但王也不能轻视眼下这头犍牛，必须给他上一个牛嘴笼。于是，王便要求他给私塾大门撰写一副对联作为见面礼。诗词歌赋对联是“老童生”的拿手，只见他在王家书童铺开的宣纸上流畅地落笔：“德积百年元气高，书读三代雅士多”，横批是“人下为王”。王净生知道他的上联是赞赏王家数代积德行善的功德，下联一语双关既赞扬王家三代人读书人仕，又鼓励未来的读书人要励志攻读。王自然心生满意，但必须拽一拽犍牛的鼻子。于是，王县令漫不经心地指出：“范贤弟，元气高的高不太贴切且为仄声，可否改成元气厚呢？”范一脸通红，立即心悦诚服地重新书写了上联为“德积百年元气厚”。“厚”为平声，“多”为仄声，平起仄收，才是撰联的规矩。从此，范鹏程在王家规矩多了。

范鹏程被王净生驯服后，不负众望，他治学严谨，既不生搬硬套读古书，又不完全遵从朝廷颁布的教化“圣训”，而是自行搞了一套相当于现在的“德智体美劳”的教学内容和方案，深得赏识，学生和家也拥戴。相传，广安、武胜、岳池一带的发财人骑马坐轿都要慕名而来拜范先生为师。尽管私塾后来发展成了书院，辛亥革命的伟大胜利令一切皇权轰然倒塌，接踵而来的北伐战争，四川军阀混战，王净生不仅失去了世袭罔替的地位，而且私塾书院自然也办不下去了。

我自幼与世无争，信奉授人玫瑰手留香余，努力与人为善，在我的认知里，我算得上是一个好人。最近，我新认识了两个好人——“唐德”和“唐福”父子。

唐德天生一副好皮囊，人过中年依然帅气有型，但好吃懒做、不求上进，他有目的和选择性地读了一些书，所以显得谈吐不凡，再加上一身偶像，散落无数的风流韵事。他不止绿了自己那个相貌平平却对教学痴迷、对学生有爱、对丈夫宽容、对儿子呵护有加的妻子江兰老师十次八次，直至江兰老师遭遇车祸去世，也没能让他心中有些许愧疚。唐德甚至觉得，这辈子是妻子阻挡了他更大可能性的发挥，没能让他把软饭吃得舒服一些。后来唐德得了直肠癌，在等死的日子，唐德逐渐回忆起妻子在世时的一切好，他突然觉得当年相貌平平的妻子才是自己内心深处真爱，以至于在恍惚中决定下辈子要继续与江兰在一起，并好好地待她。老唐这个人，算不上是好人，但他至死都没打过老婆车禍赔偿款的主意，特别是最后他让情人秦羽开车把自己拉到妻子墓地，他用尽全力爬到墓碑旁，对着妻子冰冷的名字深情地吻了一吻，然后缓缓躺下身子，永远地闭上了眼睛……我不知道我是被唐德死前的自我救赎所感动，还是因为江兰老师终于在死后拥有了生前无法奢求的真爱而惋惜。

唐福比起自己的父亲，在长相和口才上相差甚远，差到凡是看过他们父子俩的人都怀疑唐福不是他爸亲生的。唐福的长相继承了母亲：个子不高，五官平平，跟帅完全不挨边。唐福又继承了父亲的“事业”，30岁依然一事无成，最后选择开网约车谋生。但唐福最大的特点就是善良。唐福少时在少林寺旁的武校学过武功，但他从没用武力欺负过别人。唐福与世无争，小心做人，也力所能及地帮扶他人，做了

1930年，范鹏程看破红尘，回到老家河坎沟。他看到高官厚禄的王净生一夜之间沦为二介草民，开始怀疑“德积百年元气厚”的信条，甚至开始抱怨：“善哉善哉，天要变脸，不佑净生，岂能赐福吾等草民乎？”他看到国家生灵涂炭，顿感茫然若失，开始逃避现实，天天钻在他几箱柜藏书里不能自拔。开口之乎者也，闭口诗云子曰，不食人间烟火，他瞧不起别人“大老粗”，别人也听不懂他用“之乎者矣焉哉”组成的高谈阔论，久而久之身边的人就敬而远之，他慢慢成了自视清高的孤家寡人，怪人。然而，为了生计，他还是来到了条件最差的乌龟寨开办私塾。

范鹏程厌恶如仇，爱打抱不平。有一次，本村的大户人家范金全（化名）的儿子在王净生手下当了团长，在成都把一个漂亮花旦的肚子搞大了。这个女人不愿意当二房，胁迫团长回家休了原配。范鹏程最见不得不公平的事，给团长原配夫人出了一个“烂”点子，硬是让范金全老太爷主动给团长儿子“下逼足棋”：不收回休妻计划就不认这个儿子。结果，戏子“委屈”做了妾，在成都生了两个金铺上添花；农村的原配生了两个儿子传宗接代。

原来，范鹏程给范金全家儿媳出的主意，是要她昧着良心，诬陷老人公曾经调戏了她。如果范金全不干涉儿子的“陈世美”行为，她就要把老人公如何“烧儿媳的火”的“丑闻”和盘托出。范金全明知是诈，又“一脸麻子翻不转”，即便火冒三丈也是有苦说不出——家丑不敢外扬啊，更何况还是大户人家。所以，无论范金全如何软硬兼施诓儿媳，她就是一口咬定，老人公是烧火佬。老人公被逼无奈只好妥协，不准儿子休妻。事实上，在儿子没有提出休妻之前，老人公一家人经常夸奖儿媳是孝顺爹娘，抚养弟妹的好媳妇，她之所以同意儿子离婚，主要还是成都的“戏子干政”，从良心上说，他也是舍不得农村的儿媳的。

事情过了几年，范鹏程登门造访范金全，承认当年自己的“烂”办法是为了打抱不平，请求范金全一家原谅。结果范金全不仅没有责怪“老童生”，还好好好菜招待老先生。原来儿媳早就给老人公坦白了一切，老人也早就原谅了儿媳，还夸她保住了这个家。范金全说：“当年，我是鬼迷心窍。要不是你这个烂秀才，今天我膝盖下承欢其乐融融吗？”

从此，穷秀才后面又多了一个名字“烂秀才”。若干年后人们议论这起离婚案，认为当年穷秀才点子虽“烂”，但以毒攻毒是妙方。事实上，这个儿媳不仅旺夫，新中国成立后在成都的一家人“落烂”时，还全靠她在范金全身边端茶倒水为他

养老送终呐。

上乌龟寨教书读书，山高坡陡，都十分艰难。在这里读书的大都是穷人家的孩子。每期收学费，范老先生都是由学生自愿，有的甚至一两升豌豆麦子都要赊账。即便如此，有的穷学生上课还饿得眼冒金星，脑袋瓜子耷在半边。老先生看在眼里疼在心里，他就“怂恿”学生去扯发财人家的生豌豆胡豆、掏红苕充饥。他说“见食不餐，毕竟是愁啊，活活饿死才是笨蛋”。有时他还把自己烧的耙红苕分给学生吃。

范老师还喜欢用教鞭“打”学生，但他自己不动手，他指使成绩好的学生，打不听话不肯背课文的学生。他的教鞭全部是黄荆棍。他说，他的老师的老师都是这样说的：“黄荆棍下出好人”。

1952年范鹏程因超龄，未能被录取为公办教师。至此，他前前后后，从17岁开始教私塾，共教了30多年，教过几百个学生，终于在年近百岁时回到了原点。但他除了喜欢读书教书，其他都是一窍不通，甚至四体不勤五谷不分，自家的土地根本不会种，他也不求人，只好到西充县城和南充市去找工作。但是，不求人的工作哪里有呀？他最终沦落街头。

一天，范鹏程走在南充宽阔的模范街上，看到“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”，但自己却依然穿着土布长衫，两三天都没沾米面了，更别说油荤，饿得眼冒金星。他突然奇想心生一计，在擦肩而过的体面人面前，一本正经地吆喝：“看哟！看哟！我袖子里有12个太阳哟！”

过路的人无不惊诧，有的说：“疯子，不理他。”有的看了看他，又觉得哪有这样文质彬彬的疯子？将信将疑。

“不信过来看嘛？”他朝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去：“你看嘛？”

显然这个干部知道“后羿射日”都只有十太阳，岂能轻信眼前这个看起来斯文，实则污秽的袖口里会有十二个太阳呢？出于对长者的礼貌，还是驻足观看，想探个究竟。范鹏程却拉着来人，走到路边，捂嘴耳语道：“同志，不要声张，我几天没吃饭了……可否……”他饿到了这一步田地，仍不愿低下傲慢的头，不开要饭的口。读书人饿也不吃嗟来之食。

这个干部模样的来人，好像明白了什么，给他了一些钱，也不声张。旁边的人莫名其妙，他却体体面面要到一顿饭钱，然后仰着头，扬长而去——吃饭去了。

好在，从互助合作社到人民公社，范鹏程受党的分配政策的照顾，这个“四体不勤”的末代私塾先生，他才得以活下来。他倒是在党的政策面前低下了高贵的头：“还是共产党好啊！”

自己那个不争气但很爱自己的前夫哥老胡的钱买的。老胡在再次进监狱前，给秦羽母女两人留下了一大笔钱，秦羽用这笔钱帮唐福和李多买了婚房。秦羽把自己年岁相差不大的唐福、李多当成了儿女般的亲人，帮助他们走进了婚姻殿堂，仿佛这样才对得起老唐那个自己又爱又恨还万般不舍的死鬼。

唐德和唐福父子的生活状态、为人处世各不相同，但在生活的磨砺下，尤其是在面对心爱的女人面前，父子俩或真心或假意，或轻佻或稳重，他们始终保持着真性情。在生老病死面前，父子俩或妥协或抗争，或消沉或积极，他们的故事有血有泪，有悲有喜，令人唏嘘。尤其是唐福，尽管人生坎坷，但他始终相信好人有福，在磨难中砥砺前行。

其实，这些都是作家萧子屈在长篇小说《好人多福》中塑造的人物。子屈用笔细腻，文字真诚，语言质朴，小市民的柴米油盐酸甜苦辣如同溪水一般在他的笔下缓缓流出，自然得如同呼吸，书中的故事仿佛就发生在自己身边或小区邻里，书中的人物如同就是同事张三或邻居李四，最游离的也至少也是路人甲。

好人多福，不仅仅是一句美好的祝愿，更是一种人生哲学。其实，生活中像唐福一样的人并不少见，那些在自然灾害发生后，逆行在灾区道路上的救援人员；那些在疫情期，坚守在抗疫一线的护士与医生；还有那些默默为贫困地区儿童捐赠学习用品的爱心人士，那些不怕讹诈扶起倒地老人的热心市民……他们都是生活中的“唐福”，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善良和正义，传递着温暖与正能量。无论世界多么复杂，无论生活多么艰难，总有一些人坚守内心的善良，勇敢地帮助他人。因为，当我们点亮别人的同时，也在照亮自己前行的道路。

罗汉林的雪，果然有股仙气。没有飘飘然的铺垫，就像一位俏美人赴约，暗恋已久，却不露声色，互通款曲后，便下得轰轰烈烈，仿佛用这种独特的方式，向世人宣告唯有她这种天对地的挚爱，才这样洁白无瑕。

鹅毛般的雪花，迈着轻盈的舞步，从这个山巅起步，又悠然地飘落到另一个山顶，施施然落在青青的松柏上，落在潺潺的小溪中，落在郁郁的茶林里，不等你一盏袅袅冒着热气的绿茶喝完，整个罗汉林就变了颜色。刚才，还是黑黢黢中点缀绿葱葱的山体，眨眼之间就像披了一件银色的大氅，那些平时峥嵘凸起的山岩云崖，便成了罗汉林的一个鲜活的整体。那座主峰酷似头颅，那两眼挂在山脊上的山泉就是晶莹的眼睛，那垂在山脉两边的斜峰，便成了能将左右山峦拎起来的巨手。再细瞧，那低矮而又迤迤的山峦余脉，就像无数的经络，连接着那些爬满枯藤的小桥，飘着炊烟的村庄，还有嬉戏在雪地中堆雪人那些小孩儿。这些，都构成了罗汉林独有的雪韵。

今年气候有些异常。时令已经进九，气温却像小阳春一样高。走在山路上，和煦的风悠悠地吹着，仿佛冬天与春天，就隔了这薄薄的一层，一步之遥却难跨进节令的门槛，慵散的心，不知不觉便被包裹在温暖的怀抱中，无法自拔。

罗汉林是我常去的故地。我领略过这里的春花绚丽，也享受过这里的夏日清凉。罗汉林的秋天，更使我徘徊难返：那金黄色的银杏叶铺天盖地，那笑容常开的板栗落满山径，那红灯笼似的柿子点亮了山的澄澈，不说那让人一饮钟情的绿茶，就是这些也让许多城里人，来过一次便挪不开在红尘中疲惫的那颗心。听叙永的好友说起罗汉林下雪了，我便抛下这一切，驱车匆匆前往罗汉林。此时此刻的我，还真有一点“明知天有雪，偏向雪山行”的况味。



当我穿行在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境内的董允坝村，第一次近距离看见董允石雕像时，我不禁放慢了脚步，屏住呼吸久久凝视那尊高大、神情庄重的雕像。时空阻隔，我虽未见过真正的董允，但我宁愿相信真正的董允与这塑像无异，都是让人信赖、尊敬和景仰的。

作为蜀汉王朝的重要辅臣，董允为蜀国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“志虑忠纯，可堪重用”，诸葛亮这样评价董允并向后主刘禅鼎力举荐。后董允被任命为虎贲中郎将，不仅倾尽全力辅佐刘禅，在治国献策上采取休养生息、大力发展生产的举措，使国富民强的愿望走向正轨。在支持诸葛亮北伐中按时足额将粮草物资运往军中。这一切，不仅彰显了董允的大智慧、大格局，也赢得了蜀国人民和王朝政权对他的尊敬，使他与当时蜀国的顶梁柱诸葛亮、蒋琬、费祎齐名，成为当时有名的“四英”之一。

董允的成就，蜀汉王朝册封他一片官地，便是今天我所在的董允坝。当时董允拿到朝令，想到自己为国家做事实属本分，并有俸禄保障，便与儿子连夜赶回册封地将土地分配给当地村民，将属于董家的所有地契当众全部烧毁。他这一义举和善举，不仅赢得了民众对他的称道，也赢得了百姓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。从那以后，这个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平坝，有了一个响亮动听的名字，当地人为了怀念董允的大爱功德取名董允坝，越千年而不改其名。

董允去世后，当地乡绅和百姓集资在董允坝为他建有衣冠冢，后世历朝地方官员还不断修葺维护，可惜当下的董允衣冠冢墓基保留大致样貌，却远非昔日的庄重、森严，让人感叹和唏嘘。倒是修旧如旧的董家祠堂，还能引人穿越时光，追思先贤们的优秀品格和温暖故事。祠堂后院的那棵约三百年的古香樟树，依旧树干粗壮、枝繁叶茂，在冬日的微风中，低语摇曳，让人深为感慨。

在分水，百年香樟树不在少数，它们顶天立地的气节，为这片大地赢得了众多殊荣。而这片土地上的乡亲们，也秉承了先贤们优秀的思想品格和如香樟树一样顶天立地的骨气，为芸芸众生送去荫庇。

位于分水镇场上的抗日将士纪念碑，建于1939年7月7日，由当时官绅和百姓集资修建，专为纪念牺牲在抗日前线的153名分水籍将士

走在雪花飘飘的山间小道上，我不时遇到远道而来的旅人。寂静的山径被南腔北调填满，一句冒着缕缕热气的问候，拉近了彼此的距离。“兄弟，你好嘛！”“朋友好嘛！”一听这腔调，就知道漫漫雪途中，一位重庆驴友与贵州驴友相遇了。相逢就是客，哪管身在故地异乡。“走，我们那边喝杯水暖暖。”“要得，哥子！”就像遇到阔别的老友，相互谦让地走在雪径上，那登山靴与落地便结成薄薄一层冰的雪地，“咯嗒咯嗒”地摩擦着，就像罗汉林农家春蚕吃桑叶的声音。走向一条小径，拐到一棵大槐树下，一幢洁净的农舍，就是民宿。

杉木大门是洞开的，大红灯笼就是一盏吊灯，照得这间不大却很雅致的客厅，红彤彤，暖洋洋的。八仙桌上，摆着三只红泥炉子锅，一只锅中是冬笋炖猪蹄，一只萝卜炖羊肉，一只红烧黑豆腐。一盏绿茶翠影浮光，一瓶郎酒馨香盈室，这样的氛围与菜肴，再添上室外那漫天飞舞的瑞雪，对于异乡客，不徐不疾地答道：“做人要厚道！做茶要地道！茶树对于我们来说，不说它是摇钱树，却是我们家中创收的功臣。它待我们不薄，我们对它也不能亏。大雪让它们得到了滋润，雪厚了，倘若不及时清理，就会压断它们的枝干！”这位村民边用竹竿扫雪，边跟我讲，汗水从他的头上滴了下来。

雪越下越大，我眼中的罗汉林已成了琉璃世界。走在飘飞的大雪中，抬眼环视，天地皆白，罗汉林仙气缥缈，那雪中像一抹黑点飘动的行人，便成了人间精灵！

特别修建。近90年来，这些为国捐躯的将士，犹如那一棵棵郁郁苍苍的香樟树，不仅从未被人忘记，反而成为人们心中神圣的偶像，被人铭记，被人怀念。

无独有偶，若干年后，在中印自卫反击战中，分水镇再次涌现出光耀神州的战斗英雄——张映鑫烈士。这位出生于分水常乐村一户贫困人家的孩子，从小受到父母勤俭持家、努力互助、为国奉献思想的影响，立志长大后也要像镇上那些高大壮实的香樟树一样，给人间送去阴凉和希望。张映鑫入伍后，严格要求自己，练就一身过硬本领，很快升任为副班长，在1962年10月的中印自卫还击战中，他冲锋在前，不畏牺牲，在连续拔除敌人几个据点，携炸药包炸敌碉堡时不幸被敌机枪击中，最后仍扑向堡垒壮烈牺牲，为后续部队争取胜利赢得了宝贵时机，被国防部追记为一级战斗英雄。

我在张映鑫烈士遗像前肃然起敬，在烈士生平事迹介绍栏前，沉思良久，而身旁高大的香樟树，虽默默无语，却依然青翠旺盛，仿佛悄然告诉我，英雄的精神，早已融入这片厚土，代代相传，从未中断。著名作家琼瑶女士早年曾在分水镇生活过一段时间，她在回忆录《我的故事》中，写到在分水泸南中学生活的日子，犹如在天堂里生活一样。人间的关怀，亲情的无微，诗词歌赋的启蒙，以及分水百姓的朴素、热情、大方，还有镇上香樟树的生机勃勃，都给琼瑶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为她日后的写作埋下了伏笔。分水人的气节和大度、热爱有目共睹，琼瑶后来成了著名作家，当地政府还专为她建有一条琼瑶大道，以示纪念。

分水人不仅崇尚英雄气节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往往体现在勤劳奉献中。比如分水人创造的国家级非遗文化产品——分水油纸伞，从清末民初便享誉国内外市场，一把精美耐用的油纸伞，从搭架到糊面、从成型到浸油完成，要近百道工序，他们总是精雕细琢、不急不缓按时完成，不因偷工减料和质量问题被人投诉。在大是大非面前，更没有一点含糊。抗战时期，泸州十万青年十万兵，奔赴抗日前线保家卫国，分水人不仅主动请缨，而且分水制伞人也不分昼夜，短时间内制伞无数，送到抗日儿郎手中，为他们遮风挡雨。这是一把伞，又仿佛不止一把伞，还有同仇敌忾的一片祝福，一声叮咛、一句保重。

那天，我在分水镇古街上徜徉，整洁的青石板街道让我心情十分畅快，当我走到三百多年树龄的香樟树王前，我分明感到一股清爽的气节油然而生，遮天蔽日的高大枝叶下，缕缕暖阳照得屋顶、街道明晃晃的，也照得行人脸庞明晃晃的，生活让今天的我们如此悠闲自在，却仍不敢忘怀先贤们的过往，尤其在追寻美好生活的未来中。

# 雪落罗汉林

□ 朱蓉